

[加]艾伦·布拉德利著
班伟译

蛛丝马迹

A Red Herring

下

Without Mustard



(下)

蛛丝马迹

A Red Herring
Without Mustard

[加]艾伦·布拉德利 著
班伟 译



黑版贸审字 08 - 2013 - 05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蛛丝马迹/(加)布拉德利著;班伟译.一哈尔滨:哈尔滨出版社,2015.1
(弗拉维亚·德卢斯系列)
书名原文:A red herring without mustard
ISBN 978-7-5484-1677-7

I. ①蛛… II. ①布… ②班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39957 号

A RED HERRING WITHOUT MUSTARD (HANG, GYPSY! DANCE, GYPSY!)
By ALAN BRADLEY
Copyright: © 2011 by Alan Bradley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BUKOWSKI AGENCY LTD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4 HARBIN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

书 名:蛛丝马迹

作 者: [加]艾伦·布拉德利 著
译 者: 班 伟 译
责任编辑: 富翔强 路 嵩
责任审校: 李 战
装帧设计: 恒润设计

出版发行: 哈尔滨出版社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社 址: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 738 号 9 号楼 邮编: 150028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网 址: www.hrbcb.com www.mifengniao.com
E-mail: hrbcb@yeah.net
编辑版权热线: (0451)87900271 87900272
邮购热线: 4006900345 (0451)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
销售热线: (0451)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4 字数: 252 千字
版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484-1677-7
定 价: 30.00 元(全 2 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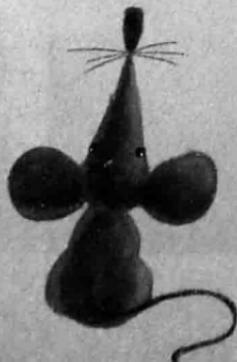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(0451)87900278

本社法律顾问: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



超级大侦探



N
SAM → 2
YOURS ← Q ← SICK
DUCT ?
NUMBERS

作案工具是什么

三名男子史丹、塔伯和泰德在一家西餐店里喝啤酒，突然间，店内一片漆黑。

原来是停电了。不一会儿，侍者送来了蜡烛，于是，他们接着又喝了起来。几分钟后，泰德痛苦地挣扎起来，很快就伏在了桌上，停止了呼吸。

警方经过调查，发现泰德喝的啤酒中有烈性毒药。

听了警方的报告，探长罗伊问：“停电是偶然的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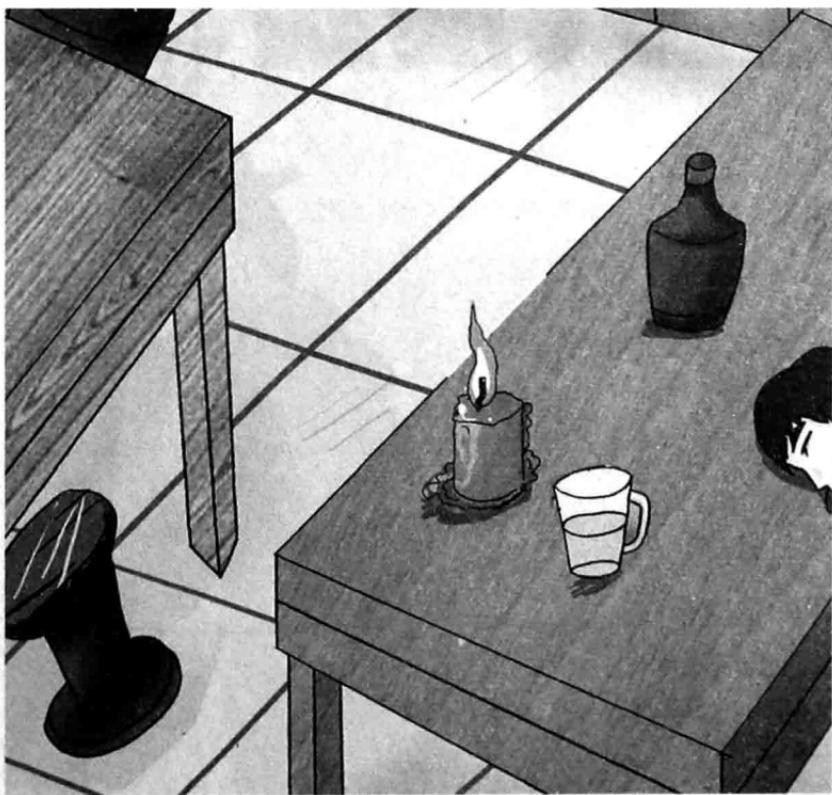
“不，三天前就贴出布告通知了。”

“那么，凶手一定是看到布告后作好杀人准备的。这狡猾的家伙利用停电的瞬间，迅速投毒到泰德的啤酒杯中。”探长自言自语地分析道，接着又问了一句，“当时在现场的顾客多不多？”

“不多，只有他们三个人。”“那么，向酒杯里投毒的凶手不是史丹，就是塔伯。”警方对史丹和塔伯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了仔细检查。史丹携带的物品有香烟、火柴、手表、感冒胶囊、乘车月票和800元美金；塔伯携带的物品有手表、手帕、口香糖、记事本、老式钢笔和600元美金。

在两人所带的这些物品中，没有可以盛放毒液的容器。侍者证实，史丹和塔伯谁都没有离开座位一步。所以，他们没有机会丢弃任何容器。探长罗伊将他们两人携带的物品看过之后，立即指出了投毒者！

请你分析一下，精明的探长所断定的凶手是史丹还是塔伯？凶手又是用什么东西盛放毒液的？



投票的凶手是哪只瓶子呢？他的作案工具是那张布告。

强盗到底是谁

在一个秋夜，午夜过后，刑警后岛正在空无人影的街道上走着，突然，从小胡同里冲出一个男人，差点和他撞了个满怀。

后岛赶紧往旁边一闪，那男人拿的手提包撞在后岛腰上后掉在地上。那男人立即拾起皮包，像兔子一般逃跑了。由于天黑，后岛没看清那人的面孔，只有个粗略印象：戴着太阳镜，下巴留着胡子。后岛想追上去询问询问，可那人跑得太快，转眼间已冲进前面150米远的一幢楼房里。

这时，小胡同里又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男人气喘吁吁地跑来。他一见后岛，粗声粗气地问道：“刚才那家伙，跑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那里。”后岛刑警用手一指，那男人立即准备追过去。

“你等等，我是警察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说着，后岛拿出警察证件。

“警察先生，太好了，请您马上抓住那家伙，他是抢劫出租车的强盗。他打伤我的头部，抢走营业款后逃跑了。”出租汽车司机抚摸着后脑，似乎伤处很痛。

于是，后岛和司机一起来到罪犯逃入的那幢建筑。一楼仓库的百叶窗关着，旁边有楼梯，顺楼梯上到二楼，是两个并排的房门。这里再无其他路可走，人一旦进了门，便犹如老鼠钻进笼子一般。罪犯肯定躲进了其中的一个门内，第一个门的门牌上写着五藤。为了慎重起见，后岛刑警在敲门前又问了一次司机：“如果看到罪犯的脸，能一下认准吗？”

“不太有把握，只能肯定他戴着太阳镜，留着胡子，拿着手提包。没想到会在车上遭抢劫，因此没认真观察相貌……”司机口气不太坚定。

后岛敲了敲门。不久，门开了，露出一个年轻男人的面孔。

司机盯着对方的脸看过后说：“下巴没留胡子，不像是这个人。”他不太自信。

后岛拿出警察证件说：“是五藤先生吧？今晚你一直待在屋里吗？”

“是啊，几小时前就开始听立体声唱机。”

“可是，一点儿声音也没听见啊。”

“我戴着耳机听的，到底有什么事？”五藤诧异地反问道。

“刚才有个抢劫犯逃进这座楼房，我们正在找他。”

“那么，你说我是抢劫犯吗？真是愚蠢透顶。”

“没断定就是你。可是为了慎重，请让我们进屋看看。”后岛径直闯入房间。

这是单间房，15平方米大的居室里放着立体声唱机，上面接着耳机。后岛戴上耳机听了听，耳机里响着交响曲。

“啊，是这个手提包。”司机在房间角上一眼就看到手提包，他立刻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着脏毛衣、罐装啤酒、快餐面和书籍等。

“这是昨天朋友忘在这里的，喝一罐吧。”五藤说着，取出一罐啤酒，拉开盖子。刚一开，啤酒泡沫立刻喷涌出来，溅到他脸上。

“啊呀……”他不免怪叫一声，慌忙用手帕擦脸。

司机看着他的狼狈样儿笑了起来。可是，他一见立体声唱机上放着太阳镜时，便拿起太阳镜强迫给五藤戴上：“你戴上看看。”司机盯着看了一会儿，似乎有些遗憾：“我觉得有点儿像，不过，下巴没留胡子，不敢肯定。”

“怀疑人应该有个分寸，我从几个小时前，就在听贝多芬的音乐。”五藤气愤地摘下太阳镜说：“在这儿怀疑我，不如去调查一下隔壁的男人。真是莫名其妙。”

“隔壁房间住的什么人？”

“一个叫中村的穷画家。”

“几分钟前，你听到上楼梯的声音了吗？”

“完全没听见，我戴着耳机。”五藤答道。

后岛和司机暂时出了房间，来到隔壁。敲过门后等了一会儿，门才打开。一个穿着睡衣的男人睡眼惺忪，揉着眼睛出来了。

“哎呀！他也没留胡子，真是怪事。”司机看清对方相貌后非常失望。

“到底有什么事？深更半夜的……”中村没好气地说。

后岛给他看过警察证件后，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开始睡觉的？”

“现在几点钟？”

“午夜一点多。”

“那么大概是四个小时之前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寻找抢劫犯，请让我进屋查看一下。”

“别开玩笑，把人从熟睡中叫醒，说是找什么抢劫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有搜查证吗？”

“那就没办法了，跟我一起去警察署拿吗？”后岛虚张声势。

“那就请便吧。”中村勉勉强强让两人进了房间。

这里同样是单间，到处摆着画架和画布。司机在床下发现手提包，他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着画具和几个罐装果汁。在另一边，后岛刑警也打开壁柜进行了检查，里面没藏人。中村冷冷地看着两人搜查，酸不溜丢地说：“托福，睡意全消失了。”说完，打开罐装果汁喝起来。在厨房桌上的碟子里，放着两片切开的苹果，已削过皮，果核已取出。后岛发现这个苹果没有变色，便问道：“这苹果是什么时候削的？”“睡觉前呀。”“那样苹果会变成茶色。实际上，为了伪装逃回家的时间，赶紧削了苹果皮吧？”

“如果怀疑，你可以自己尝尝嘛。”中村负气地答道。

为了谨慎，后岛切下一片，尝了尝，是优质苹果。

“刑警先生，现在不是悠闲品尝苹果的时候，罪犯确实跑进这所建筑里来了吗？”司机焦急地问。

“绝对没错，我看得很清楚。”

“那么这屋和隔壁的男人，哪个是罪犯呢？我完全不清楚。要说某某是罪犯，却没有决定性的证据……”

“不，有确凿证据。”后岛斩钉截铁地说。司机吃了一惊。

“啊，刑警先生已经知道谁是罪犯了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，罪犯坐你的车时，下巴上的胡子是伪装的。”后岛刑警答道。

那么，抢劫出租汽车的强盗是五藤，还是中村呢？证据是什么？



罪犯是五魔。魏装嘴露嘴涌出来便是证据。
根据五魔的证词，如果从几小时前就在听立体质音乐，那么，魏装嘴露在手提包中一
直处于静止状态，即使打开盖子也不会喷出。
实际上，刚才五魔在司机追赶上拼命逃跑时，嘴露在手提包内剧烈摇晃，从而產生了
画家中杯吃剩下的苹果没变色，是由于在盐水中泡过。苹果削皮后用盐水一浸，就不会变色。后品剥去了一小块儿苹果品尝，吃出咸味，便相信中杯没讲假话。

证词中的马脚

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，居住在高级宾馆 306 号房间的独身女人被杀，行凶的时间为晚上 9 点左右。

当警察赶到现场时，发现室内的煤气炉还烧着，屋里热得令人冒汗，炉上水壶中的水已烧干，窗帘放下一半，壁灯发出微弱的光。居住在对面 20 米处楼房的一个中年人向警察报告：昨晚 9 点左右，他看见那个房间有个黄发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、留着较长胡子的男人。中年人的房间与被害者的房间遥遥相对。按中年人提供的线索，警方逮捕了一个与他的描述一模一样的人。可是这个人声称他是无辜的，并请了大侦探科林为他辩护。于是，科林在法庭上询问目击者：

“你有每夜偷看被害者房间的习惯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那报案的中年人回答道。

“这么说，那天晚上你是偶然看到有人在被害者屋里了？”

“是的，因为窗帘只放了一半，所以我才看到了这一切。”

听到这里，科林反驳说：“在法庭上说谎是新的犯罪。现在已经很清楚了，你是真正的凶手，在杀人抢走东西后，故意拉开窗帘逃跑，然后佯称在自己房间里看到了凶手，把罪过栽给别人！”对方一听，吓得脸色煞白，终于承认了杀人的罪行。

你知道科林是根据什么说这个中年人是罪犯的吗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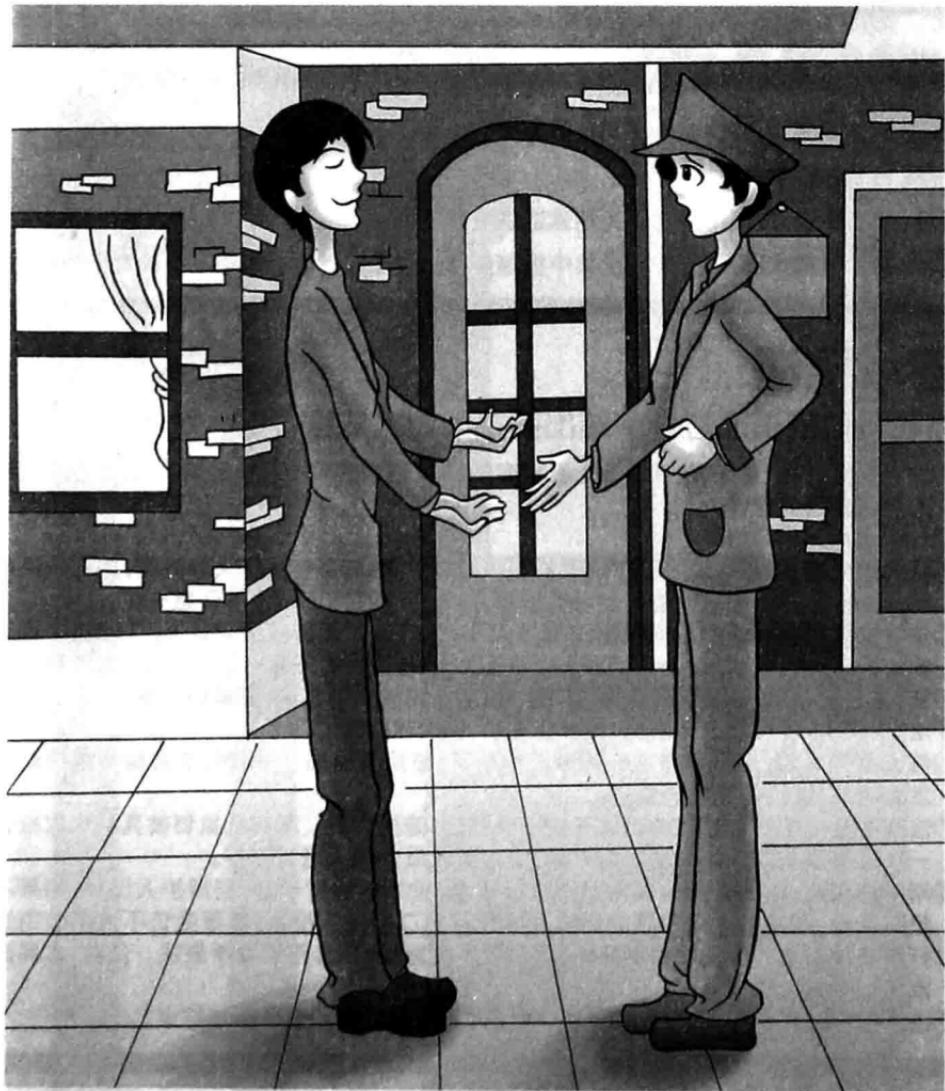
不翼而飞的钞票

警方接到报案，某商店在营业时间内，被歹徒抢走六千多元钱。

正在街上巡逻的警察及时赶到现场，截住了那名抢劫犯。岂料，当这名警察搜查他的身体时，竟然只发现了二十多元钱。由于证据不足，只好释放了他。

警察感到非常奇怪，收银员一口咬定他就是抢劫犯，而且经过同事一起清点，收银柜确实少了六千多元钱，收银员自己是没有作案条件的。

那么，赃款究竟到哪里去了呢？



歹徒先准备好假钞、胶水、纸，信封上写明自己的住址、邮政编码，并贴了邮票，然后在抢劫得手逃跑时将假钞放入信封投入商店附近的邮筒。这样，歹徒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回家，等待钞票回手上。



谁是强盗？

在海的另一边，住着一群善良的人，他们团结友爱，过着幸福而平静的生活。可就在前不久，两个可恶的强盗打破了这份平静，他们来到这里大肆抢劫，弄得大家忧心忡忡。还好有机智神勇的弗拉维亚大法官，她将带领大家找出强盗。

小朋友还在等什么？快来动手制作游戏卡片，和伙伴们一起玩“谁是强盗”的游戏吧！



法官：掌控全局，所有的角色都听从他的口头指挥。

强盗：抢劫警察或平民。

警察：找出强盗，带领平民在白天把强盗以投票方式找出来。

平民：帮助警察找出强盗，并在投票中将强盗找出。任何时候平民都不得故意帮助强盗。

游戏流程

游戏开始前请通过猜拳选出弗拉维亚大法官！



- ①法官将洗好的 10 张牌(其中有 2 张警察牌、2 张强盗牌和 6 张平民牌)交大家抽取。每人确认自己的身份。
- ②法官说：“天黑请闭眼。”
- ③等大家全部闭眼后，法官说：“请强盗出来抢劫。”抽到强盗牌的人睁开眼，相互认识自己的同伴。并由任意一位强盗示意法官，抢劫所有在座闭眼中的任意一位。
- ④法官在向强盗确认抢劫对象后请强盗闭眼，然后说：“请警察出来认人。”抽到警察牌的人睁开眼，相互认识自己的同伴。并可以怀疑闭眼的任意一位为强盗，同时看向法官，法官可以给一次暗示(点头 yes 摆头 no)。完成后法官说：“警察请闭眼。”
- ⑤法官在确认警察全部闭眼后，说：“天亮了，请大家睁眼。”
- ⑥待大家睁眼后，法官宣布这一轮谁被抢劫了(被抢者出局)。同时，法官指示被抢劫者发表看法，说说怀疑谁是强盗。
- ⑦法官主持由被抢者顺位的玩家开始指认强盗，陈述理由。所有玩家每被其他玩家指认一次即得到 1 票。每人发言结束后，由得票数最多的人进行辩护。
- ⑧辩护结束后，由法官主持其余玩家进行投票，投票数超过半数，则辩护人出局；如果不超过半数，则从刚才被投票的玩家开始进行第二轮指认投票，如票数仍不过半数则进行第三轮指认。第三轮为生死轮，得票数多者直接出局，无须举手表决。此时，本局游戏第一个白天结束。
- ⑨由法官宣布天黑闭眼，进入第二夜，然后重复以上过程。直至游戏结束。

游戏胜负判定方法

强盗一方全部出局，则警察一方获胜。

警察一方全部出局，则强盗一方获胜。

平民一方全部出局，则强盗一方获胜。

平民的胜负与警察相同。即，警察赢则平民为赢，警察输则平民为输。



“你挡我光了。”达菲说道。
我故意杵在窗前，挡住光线，不让她看书。
劳烦我姐姐帮我个忙，可不是件容易事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“我需要你帮忙。”
“可怜的弗拉维亚！”
“求你了，达菲，”我说道，心里鄙视着自己乞求的样子，“关于那个我在喷泉发现的死人。”
达菲恼怒地扔下书：“为什么要把我也牵扯进你那肮脏的游戏里去？你很清楚，那得让我多心烦。”

让她心烦？达菲？游戏？
“我想你喜欢破案！”我指着她手里的书说道。那是一本吉尔伯特·基思·切斯特顿写的《布朗神父探案集》。



蛛丝马迹

“我是喜欢，”她说道，“但不喜欢现实生活里的，你那些搞怪的把戏，让我倒足了胃口。”

这对我可真是条大新闻，我得记下来，留着以后用。

“爸爸也是一样讨厌，”她又说道，“你知道昨天早饭的时候他说了什么，就是你还没下来的时候？‘弗拉维亚又发现了一具尸体’，就像对你感到多骄傲似的。”

父亲那样说了吗？真是难以置信。

这突如其来消息很是惊人！我迫不及待地，想要仔细地问问达菲。

“是真的，”我说，“是我发现的，但是，我不想跟你讲那些细节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达菲平静地说道。我想，她原本也没有打算要听我说。

“波塞冬，”抓住她态度缓和的这个间隙，我问道，“关于波塞冬，你知道些什么？”

我向她下了战书，达菲是无所不知的，我也很清楚，她是无法抗拒这样一个机会，展示她非凡的记忆能力。

“波塞冬？他就是个流氓，”她说道，“恶棍加流氓，还是个好色之徒。”

“一个海神，怎么会是个流氓？”

达菲根本没理会我的问题：“他就是现代人说的一——水手保护神，理由是很充分的。”

“意思是？”

“就是他没有那么好。现在走开吧。”

换作平时，她这么专横地赶我走，我早就心生愤懑了（我很喜欢“愤懑”这个词，在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一书中，在大卫出生的时候，贝西姨婆就对他的出生心生愤懑）。但是今天，我没有——相反，却对我的姐姐生出一种奇怪的、由衷的感激之情。

“谢了，达菲！”我说道，“我就知道你肯定能行。”

事情更加扑朔迷离，但老实说，我却是很高兴的。

我想，达菲也是一样。她又翻开了书，我看她的嘴角微微上扬，虽然上扬的程度，还抵不上她手中一页书的高度。

我些许期待着，打开房间门就能够看见宝瑟琳。但是显然她已经走了，我差一点就忘了，她还指控我蓄意谋杀呢。

我就从她开始整理起吧。

宝瑟琳（我在日记本中写道）——不可能是袭击她外婆的人，因为案发时她不在现场。是不是吗？这只是她的一面之词。但是，她为什么非得把身上穿的衣服给洗了呢？

布卢克·哈伍德——有可能是被袭击费奈拉的同一个人所杀害。是这样吗？还是布卢克袭击的费奈拉呢？



an Half-Sick of Shadow

蛛丝马迹

威尼达·哈伍德——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？她给他钱，不就是让他远离自己的嘛。

厄休拉·？——不知道姓什么。就知道瞎摆弄那些漂白剂和柳树条，威尼达·哈伍德说她是过于保护自己了，动机呢？

科林·普劳特——受布卢克的欺凌，但是和费奈拉又能有什么过节呢？

布尔斯太太——威胁过费奈拉——声称许多年前，布尔斯家孩子丢了的时候，她就在附近。

希尔达谬伊——不论是什么人，费奈拉曾两次提到过她的名字：一次是在“小沟儿”路上，她看到布尔斯家的孩子骑在横卧在路上的树权，另外一次是我在坡儿岭砍接骨木树枝的时候，“我们都死定了！”费奈拉曾喊道。希尔达谬伊是袭击者吗？

蒙特乔伊小姐——布卢克的房东。但是她有什么理由杀他呢？只是因为一个古董盘子，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。

我画了一道线，在下面接着写道：

家庭

父亲——是不可能的（虽然，父亲曾经把费奈拉

和乔尼·范赶出了巴克肖)。

菲莉、达菲、道格尔、马利特夫人——每个人都
没有犯罪动机。

但是，等一下！在教堂的聚会上，让费奈拉算命的神秘女人呢？费奈拉是怎么跟她说的来着？

“一块雷雨云，她就是，”我刚好听到她说，“告诉她，她的过去藏着一些事情……告诉她，有人要把它挖出来……并且要改正过来。”

费奈拉是从水晶球上看到了她的命运吗？虽然，我记得达菲曾经嘲笑过算命的(称他们为“江湖骗子”)，但是，不是每个人跟她的看法都一样。比如，宝瑟琳就声称，她妈妈卢妮特就能够预知未来。不是说单靠摆纸牌，她还赚了战时办公室不少的钱吗？

要是卢妮特具有某种超凡能力，想也不用想就能知道，她是遗传了费奈拉——她母亲。

但是，等一下！

如果费奈拉和卢妮特，都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那假设宝瑟琳也能够看到未来的事情，不也合乎情理吗？

这就是她害怕我的真实原因吗？她确实承认了害怕我。

难道是，宝瑟琳看到了过去我所不知道的某些事情吗？

还是说，她能预知我的未来？



am Half-Stick
of Shadow

蛛丝马迹

问题太多，而事实又太少了。

我打了一个冷战，抖了抖肩膀，继续写日记。

坡儿岭

我对这里有一种特殊的感觉，但又说不清楚是什么。我的先祖，卢修斯·德卢斯必定是很喜欢洪水，他给河水改道，形成了人工湖。在那之前，这里只不过是尼科迪默斯·福乐斯和跛脚教徒洗礼、集会的处所。后来，吉卜赛夫妇把这里作为他们旅行中的落脚点，当然，是哈莉特安排他们住下的。但是在母亲死后，爸爸又禁止他们居住在这里。为什么呢？

我又画了一道粗线，接着往下写道：

鱼

(1) 在巴克肖的会客室里，我惊讶地发现了布卢克。那时，除了有酒味之外，他身上(或者是背上的鱼篓)还散发着鱼腥味儿。

(2) 我发现费奈拉被打倒了，躺在地上。那个时候，大篷车里也有一股鱼腥味儿。但等到第二天早上，当我发现宝瑟琳睡在车里的时候，那味儿就消失